

MG
I246.7
568



3 1763 9848 9

目 次

瑪露莎.....	1
一個朋友.....	39
小兄弟.....	61
阿羅的故事.....	77

瑪露莎

瑪露莎

祇要黑暗一到來，那個特別的里街，是會馬上就變成個陰慘鬼魅的世界的。我曾經在那裏住過半年，每天的夜晚都是這樣的感覺着。那些流亡的羅索人，那些苦惱，失望，醜陋，具有無限的傷感的情調的，曾經在國內被稱為貴族，享受過不少的榮華的羅索人，總有一部分是喝得爛醉如泥，跌跌跄跄的如幽靈一般在衙堂裏來往走動，有時還唱着追悼詞一般的尼古拉時代的國歌。他們好像一羣野獸，蠢然無知的在蠕動着，嘔吐着。那狂暴的更

是放肆的異常，遇着不相識的同性，他就要和你格鬥一回，若是異性，他總要猛撲過去，或者調笑你一下。遇着這樣的時候，是誰個也不能倖免的，我……我就曾被一個女羅索人猛撲過一次。

可是，每當黑暗一消逝，那些充當音樂師的羅索人，挾着他們的笨重的樂器匣，垂頭喪氣的回家的時候；那充當舞女的女羅索人，前挺了她們的胸脯，狂亂的擺動她們的屁股，帶着疲於色慾的深陷的眼睛，以及全部的倦乏回到那個區域的時候；這些野獸一般的醉鬼，却又早已清醒了，一個個都是很疲乏似的走向老虎灶去舀水了。這些羅索人，於是又跟着天色而恢復了他們的日常狀態。

在這些羅索人之中，和我最相識的，可以說是那個叫做和索柴夫的。他是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在上海一家俄文報館裏充當送報的工友。他不常在家裏過夜。每天早晨，祇要八點鐘剛剛敲過，他的腳踏車的鈴聲便會從街口一直響了進來。照例的，他跳下了車，把車子靠在我家的門前，取下拴

在車後的每日的報紙，一家家的去分送。我們便這樣的相識了。

他大約祇有一套衣服，舊黑呢的學生服的上裝，和一件藍土布的褲子，在褲子後面的中縫上還有兩個黑布的“補釘”。一頂鑲了三道金邊的軍帽差不多壞到連收買破貨的也不要了。先後兩個月，我沒有看他換過衣服。他祇歡喜到咖啡館裏去喝酒，一直要醉到和其他的羅素人一樣，他纔在天昏地暗的錯覺中回到他獨住的亭子間裏去，不過他沒有他們那樣的狂暴。

這一晚，他又喝醉了。當他走到我家的門前，不知道觸着了什麼樣的傷感，他竟放聲痛哭了起來。我聽得有些奇怪，趕忙的跑了出去。我發現他正靠在我家的左壁上在微微的幌動，哭聲比剛纔微弱了許多，他的一隻潤濕的眼睛正向對面No. 15的明亮的樓窗上注射。他沒有留心到我。

我和往日一樣的用英語問着他：

——密斯突和索柴夫，你又吃醉了嗎？

他好像沒有吃醉似的馬上轉過了身，拉下他的金邊的破帽，向我行了一個禮：

——嘻嘻，沒有，我今天沒有醉，密斯突孫。

他也用着英語答覆我。因為操練不純熟的原因，語尾下得是特別的重，一聽就知道是一個俄國人在說英國話。抽咽也就在這時停止了。

我有些不相信：

——然而，你為什麼哭泣呢？

他聽了我這一問，倒反有些驚愕起來。他呆呆的看着我，約有三分鐘的光景。突然地，他又流出了幾點眼淚，把右手伸了出來，緊緊的握着我的左手。彷彿要把他的哭泣的祕密從這緊緊的一握中傳給我一般。他的態度是那樣的誠摯。他很和婉的向着我。

——唉！我今天真個忍不住了。讓我把這一段傷心的故事告訴你罷。唉！朋友，你能讓我到你的家裏去坐一下嗎？

雖然有許多羅索人，自尊爲高貴的羅索人，從

來不讓這個送報的工友到他們家裏去坐一坐，但在我，這是沒有問題的，我把他引到家裏坐了。他大約是多吃了些酒的原因，精神有些亢奮，兩隻手儘管把那頂破帽子回旋的盤弄着。許久，他纔把頭抬將起來，現着憤慨的表情問我：

——No.15，是的，密斯突孫，你認識No.15住的那個青年的女子麼？

他這句話提醒了我。他剛纔注視的No.15的樓上確實是住着一個羅索的青年女人。她可以說是這個羅索人區域裏的最尊貴的女王。她是女羅索人中最清潔，也是比較的最漂亮的一個，她的服飾也很完整，她在一個洋行裏充當寫字，在這裏的羅索人之中她的職業是很好的。她還有一輛黃包車，車夫是一個中國人。這彷彿是一個信號：每天的清晨，祇要我的右鄰，那個高大的中年羅索人，在門外的垃圾裏糞除了白鐵煙突中的黑灰以後，她也跨上了停在她門前的包車，膝部以下覆着氈毯，很傲岸很尊嚴的被拉到她辦事的公司裏去。這個

時間，也正是我到書局裏去的時候，所以我差不多每天都要遇着她。這樣，我便不假思索的答覆了和柴索夫的問題：

——你說的是那個態度很傲岸的女人麼？…
…我常常的遇着她呢。

他聽我說到‘傲岸’兩個字，便低低的自語起來。我聽不清他究竟在說什麼。我追問他是否對我的話有什麼懷疑。

他說：

——朋友，你說她是‘傲岸’麼？……“傲岸”…
…也罷，我今天就說一回關於她的“傲岸”的故事罷。

他露出很不屑的神情。在燈光下我看到他的精神是可怕的頹喪。他把一雙飽有醉意的眼睛儘管注射着那污穢的地板。我知道他是在整理這個故事的線索了。

許久，他纔把頭抬將起來：

——密斯突孫，這實在是一個沉痛的故事，在我們的俄羅斯，也是一個反常的故事啊。我知道你是愛讀我們俄羅斯的小說的，而且讀的很多。但是，我相信，你是深切的認識，沒有一個俄羅斯的貴族，不尊重他們的貴族的血統的。祇要有着貴族的血統的關係，那不用說，這個人就夠尊貴了，無論他是富的還是窮的。……

——可是現在却不然了。……密斯突孫，你知道No.15的那個女人是誰呢？你不知道她的名字罷？她是有着尊貴的血統的，她是我們的俄羅斯的一個有名的伯爵的女兒。……唉，假使她的父親死而有知，我想他一定是引為極羞辱的事啊？……她的名字叫做瑪露莎。瑪露莎，這個名字曾經在我們的俄羅斯出過大大的風頭呢。她那時是多麼有名的交際的人物啊。

——我記得，我深切的記得，那時她還是一個十九歲的少女。那時正有一羣貴族的少年一天到晚的跟在她的後面團團的轉。那時她還是一個如

花似玉的少女。那時她是多麼的美麗啊。現在却不然了。她的令人消魂的眼睛已經喪失了她的光彩了，她的可愛的玫瑰一般的雙頰已經變成貧血似的黃了。……豈但是她麼？我也是如此啊。當時被稱做的一個風致翩翩的少年，那裏會想到現在竟變成這樣的狼狽呢？……唉，俄羅斯也是如此啊，我們的尼古拉皇室也喪失了他的土地，他的子民，在外面流亡啊。……

——密斯突孫，我是深切的記得的，就是在她十九歲的那個年頭，布爾塞維克就起來了。雖然我們爲預防計，解除了列甯格勒，不，我應該說彼得格勒，與克隆司達德的駐軍武裝，並把他們的一部分調往前敵：雖然徹赫米索夫將軍要求把駐軍開向前敵：但是，又有什麼用處呢？我們——唉！接着，我們的貴族終於開始逃亡了。當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布爾塞維克奪取了彼得格勒以後，舊的俄羅斯……唉！我們的俄羅斯啊，那就整個的完了。……唉！我們從這時起，就都變成喪家之犬了。

我們的無限的寶藏都喪失在這一次戰鬥裏了。單說她罷，密斯突孫，她便在這個時候喪失了她的莫斯科以及彼得格勒的財產，就在這一回的砲火裏喪失了她的父親——我們的忠君愛國的老伯爵。她的母親聽得她父親在前敵的死耗也就由驚悸而成病，不幾天就死在一個尼姑庵裏面。那時候，唉！想起那時候來，她是多麼的可憐啊。她那時真是懦怯得像一隻老鼠嚟。……講到這裏，我自己真要咒咀我自己了。假使我曉得她後來要變成這個樣子，這樣的卑鄙，我為什麼要救她呢？我為什麼要在黑夜裏挾着她逃走呢？……唉！我真是做夢也想不到啊。

和索柴夫說到這裏，語氣漸漸的憤慨起來。他遲緩的擺動他的頭顱。酒精還在他的腦裏起着作用。他停了一歇，又繼續的說將下去。

——就在一個夜晚，那是她母親死後的第二天，她倒在我的懷裏了。那時，我正預備逃到中國來。因為我也是貴族，和她同樣的不能留在國內

的。她向我說道：“和索柴夫，你帶了我去罷：你帶了我去罷？我不願意死在布爾塞維克的手裏，這些布爾塞維克的手裏啊。和索柴夫，你想，我一個人能逃向那裏去呢？我的父親不在了，我的母親也死了，我又沒有一個錢，你想，我一個人能逃向那裏去呢？”她說完竟伏在我的身上哭了。我記得她還斷續的說了一句：“我…能…生…活…在…殺…父…母…的…敵…人…手…裏…麼…？”她說時的語調是非常的淒涼，那時是怎樣的感動我的心啊！密斯突孫，你替我想一想，我不是一個木石的人，而況我還是她的一個很親密的朋友……不，我爲着我們的尊貴的俄羅斯，爲着我們俄羅斯貴族的尊嚴，唉，爲着這個子然無依的女子，你想，我怎能坐視不救呢？我怎能……我沒有勇氣把她從我的懷裏甩到地板上去啊。我能夠讓布爾塞維克來殘踏她麼？爲着我們的貴族的尊嚴，爲着我自己，我到底把她救了。……那裏知道祇這一救，反而造成了我的終身遺恨

呢！

他的話說得很淒惋，好像沒有氣力接下去的樣子。他又突然的停頓了。我看他有不願再說下去的神情。於是用一句話催動了他一下。

我說：

——密斯突和索柴夫，那時你正對她進行着戀愛，是不是？

他露出一回很悲苦的笑。用右手把頭髮向後抹了幾抹：

——“進行戀愛”……是的，我那時正在向她進行着戀愛。因為環繞着她的貴族少年太多的原故，我耗了無數的金錢，但是，我沒有得到她的愛情。……我跪在她的面前很多次，我沒有得着她的手啊。

我插了上去；

——那麼，這是機會了。在逃亡的途中完成了你的願望沒有呢？……哦，還有，她為什麼不找別的貴族少年去呢？

他說：

——是的，密斯突孫，我忘記說這個了。唉！我的神經怎麼這樣的錯亂呢？……（他自嘲的笑了）……“她爲什麼不去找別的貴族少年麼？”……是的，她爲什麼不去找別的少年呢？……這個，我沒有問過她，我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問過她，我想，許是她愛我更甚的原因罷。不，也許是在倉卒之間，在鄰近找不到他們。現在我是可以這樣的相信了。……

——密斯突孫，你問我的戀愛成功沒有嗎？好的，假使我和她的戀愛沒有成功，我現在可以說是幸福的了，我也不會像現在這樣的常常的爛醉了。在逃亡的途中，我的戀愛……唉，她把她的一切獻给了我，她到底滾到我的懷裏來了啊。

——我記得很清楚，唉，那個對於他自己的定情之夕記得不清楚呢？可是，我記得越清楚，我現在也就越痛苦了。……那是一天的夜晚，我們的船正在大海裏航行，我們是快要到上海了。這一夜，這

實在是一個美麗的夜啊，天空中佈滿了飛動着的灰淡的雲層，圓的月亮的光從裏面射照着海面。那是多麼皎潔的明月，她把所有的浪頭都照得如遍海的飛不起的銀鷗了。我和她，——那時是多麼可愛的瑪露莎啊！——我們倆默默無言的伏在船尾的欄杆上面，凝視着這夜的海面，在懷念着遼遠的祖國，我們差不多都要流出淚來了。……我忽然的又想到婚姻問題上去，我忍不住緊緊的握了她的左手。我說：“瑪露莎，我的天使啊，你允許了我罷，你允許了我罷。”她那時是和往日一樣的不說什麼話。我祇得進一步的要求了。我說：“瑪露莎，我的尊貴的瑪露莎，我追隨在你的後面已經幾年了。我知道你也是很愛我的。你為什麼不允許我呢？答應了我罷，答應了你的可憐的僕人罷。爲着我們共通的逃亡的靈魂，爲着我對於你的愛的虔誠，爲着我們復國的前途，爲着我們祖國貴族血統的尊嚴，你允許了我罷。”說完了我竟又跪了下去。她是本能的先把手縮了回去。但是，我抬頭看看她的臉，我

知道她是感動了。她終於含着眼淚，嫵媚的把頭轉了過去，微微的歎息了一聲，把她的手背給了我。那時我是覺得多麼的幸福啊，雖然我是在這逃亡的途中！……這銀鷗浮遍的大海中的定情之夕，我是多麼的歡快啊！……最後，她是扶起了我，投到我的懷裏來了。她很悲壯的說了一句話。她說：“……請你不要忘却，我是爲着祖國的貴族血統的尊嚴允許了你啊。”我還能說什麼話呢？我早已陶醉了。我早已被她的月下的美麗所陶醉了。是的，爲着貴族血統的尊嚴，爲着俄羅斯貴族血統的尊嚴。我最後是忍不住的在這無人來到的深夜的船梢，把她抱住狂吻了，那是多麼使人陶醉的狂吻啊。那時候，我一想到我的母親的遺言，——是的，我的母親在臨死的時候是曾經這樣的告訴我。她說，孩子，就是窮的也好，將來成人以後，你一定要找一個貴族的女人結婚，你不要污蔑我們貴族的血統的尊嚴啊！——我的愉快真是不可言說啦！……密斯突孫，我那裏想到，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啊！

我那曾想到當日的銀濤雪浪的歡娛會變成今朝的苦風淒雨呢？那裏想到當日的誓海盟山變成現在的惡言相向呢？……我沒有想到啊！假使要想到有這樣的結果，我早已在那狂吻着她的當兒，抱着她同葬到海心裏去了。那將是多麼有意義的生命呢？……可是現在遲了，現在是遲了，早已如逝去的海水，是永遠的不可挽回了。

——唉！我現在一想起我們的第一吻，不，是她第一回的吻我，我還是忍不住的顫慄啊，那是多麼使人陶醉的吻啊！我是記得的，我是永遠的記得的，她那時是多麼的興奮啊，她的兩隻手樓着我的腰部，她用下半身把我的下半身緊緊的擠着，啊，是那麼緊的擠在船欄上。她的唇在我的頰上吻着，是那樣的輕嫩，是那樣的芬芳，那是少女的多麼強烈的性慾的表現啊，她吻着我，她不斷的吻着我，他拚命似的用鼻孔在我臉上吸着氣，她如同要利用她的嗅覺從我兩頰上吸取什麼似的。在燦爛的月光之下，我看到她的一雙眼睛彷彿喝了酒似的，

是那樣的狂亂，是那樣的淫慾，是那樣的柔媚，啊，又是那樣的羞澀啊！……

和索柴夫很興奮的說到這裏，他似乎也羞澀起來了。他用手不斷的搔着他的短髮。他重複的自語着，聲音好像祇有他自己聽得見。

他彷彿是在責備自己：

——我瘋了麼？我瘋了麼？我為什麼說這些話呢？我的神經何以錯亂到如此的地步呢？……唉！我是完了，完了，沒有希望了！

我看他有點口渴，給了他一杯開水。他醒了醒鼻涕，把它用一口氣喝完了。他的臉上也顯得更憂鬱起來。

和索柴夫沉思了一些時。

我催促他說：

——以後怎樣呢？

——以後嗎？（他繼續說了）以後，從那一晚以後，我們便在離亂之中，經幾個貴族同胞的證婚，我們開始同居了。

他又停頓了一些時：

——真是不可挽回的命運啊，真是和我們俄羅斯一樣的不可挽回的命運啊。密斯突孫！我現在是常常的這樣想，若果我的金錢不在到上海的頭三年花費淨盡，我又何至於淪落到如此的地步呢？唉！講到這裏，我能不痛恨我的瑪露莎麼？——啊，這個淫蕩的婦人瑪露莎啊，現在已經不是我的了。……啊，這個奢侈的婦人，這個辱沒了我們俄羅斯貴族的尊嚴的婦人，他把我的金錢揮霍完了，她便拋棄了我了，她便和我分手了！

——而我也不能完全怪她。我怎麼能完全怪她呢？那時的我們，那時所有的逃亡在中國的俄羅斯貴族，不是通同的在做着美麗的夢麼？不是希望我們剩餘的軍隊能打到莫斯科去麼？不是幻想着布爾塞維克——這布爾塞維克的滅亡麼？不是在希望列強，尤其是希望日本能夠幫助謝米諾夫，幫助他軍火，幫助他軍隊，使我們能攻克彼得格勒，恢復我們的國土麼？……那時候，是的，那時候除

掉不能生活而不得不做工的窮苦的貴族而外，誰個不是住在這裏等候回國的日子呢？誰個像那些猶太原籍的俄羅斯人一到上海就尋找工作呢？大家都是做着回到故國的夢啊！……而且把這個夢的期間做得很近。其實，不做夢又有什麼辦法呢？難不成我們尊貴的貴族也能夠跑到前敵當小兵麼？我們的生命也能像小兵那樣的在前敵犧牲掉麼？不能夠的，這是永遠不能夠，這些事是祇有忠於貴族的平民們去幹的，祇有受着我們雇傭的小兵們去幹的。……等待彼得格勒的克復，等待全俄羅斯的克復，這是我們不到前敵充當軍官的貴族應有的態度。……等待，等待，就這樣的等待了三年——唉！現在是可以說等待了十幾年了。我們是不曾想到布爾塞維克——毀滅了我們的皇室的布爾塞維克竟能強固起來啊。然而，我們在等待着的貴族是淪落到如此的地步了！真是不可挽回的命運樂！……

——密斯突孫噯，就在這等待的三年之中，瑪

露莎把我所有的金錢都揮霍盡了。她的生活的慾求是那樣的高，是那樣的奢侈。……唉！我不要敘述那些瑣碎的事罷，那些瑣碎的事說了有什麼用處呢？……我們說到第四年。到了第四年，我們就沒有辦法了。那時候大家都覺着或許要變成一個長期的等待了。這時連借貸也不容易了。我們怎麼辦呢？我們祇有找職業了。……我有什麼職業可做呢？我現在是覺悟了，我以前的生活環境，祇安排了我做一個分利的人。我是什麼技能都沒有，我能做什麼事呢？說到瑪露莎，她是一位貴族小姐，她從來就是養尊處優的過活着的，她那裏有什麼興趣去找職業呢？

——可是我們不能束手待斃啊。生活的鞭子——唉！到這時我纔認識生活的鞭子真是鐵的鞭子啊。它抽得我是那樣的痛苦，是那樣的難熬。終於，在一天早晨醒來的時候，我向瑪露莎說了：“瑪露莎，長此下去怎麼辦呢？我們要活呵，我們找職業去罷。”她聽了我的話，臉上似乎很不高興，很惱

怒的從被窩裏突然的坐了起來：“找職業！這是你說的麼？在中國，有什麼尊貴的職業可以給我們做呢？我們能去做平民的事麼？你忘記了我們俄羅斯貴族的尊嚴麼？”我很和婉的告訴她：“我們要活呵，我們沒有錢了。”她態度很兇橫的答覆我：“難道你就祇有這一點錢麼？難道你就沒有法子可想麼？……”唉！我有什麼法子可想呢？當時我竟忍不住的伏在被上痛哭了。唉！這該是我們俄羅斯的貴族必然走到末路麼？我們的前途果真的沒有一點希望了麼？我看她第一次以那樣的無禮的態度對待我，真使我感到極端的痛苦啊，她難道不知道我的產業是和他一樣的被布爾塞維克沒收了麼？

——飢餓的鐵鞭到底折服了我和她。我們到底得着雙方的同意各自去找職業了。這何嘗不又是一種侮辱呢？可是這是我自己侮辱我自己啊！……瑪露莎是懂得英文的，加以她的交際手腕的高明，她在第五天頭上，就找着一種職業了。她在一個公司裏得到了一個寫字的位置。我呢？——我

簡直是一個笨伯！一個道地的笨伯！我說過的，文字的技術我是不會做的，勞力的事情我又根本的幹不了。雖然也曾訪問過許多地方，到底沒有適宜於我的位置，沒有可以無條件養活我的地方。我——說起來我是多麼的慚愧啊！從這時起，我是靠着瑪露莎，我的瑪露莎的薪金過活了！雖然我們同是貴族，可是我竟依靠着女人過活了！……唉！這是多麼羞辱的事啊！

——在瑪露莎開始得着職業的時候，她是那樣的不高興，她彷彿是在忍受着羞辱一般的在從事工作。每天早晨到公司的時候，她總要深深的抽幾口冷氣。可是幾天以後，她好像漸漸的感到興趣似的，她伸開她的不屈的愁眉了。……唉！我是多麼的難受：每當我一個人獨自居在家裏的時候，想到我的孤寂，想到我不能尋找一個好一點的職業來養活我的瑪露莎，而要她來弄錢養活我時，我真是幾回的想投到黃浦江裏去自殺了啊！唉！我竟變成這樣的可憐，可恥，這樣的一百個無聊，一百個

卑鄙的人了！……

——從這時起，事情便一天壞似一天了。我繼續有一年的時間，是始終沒有找到職業。而瑪露莎呢，以前是多麼溫柔的瑪露莎啊，自從她找到了職業而後，她的性格是逐漸的變成狂暴的了。……當時我是很原諒她，我想她是受着生活的激刺啊，……那裏知道她對我的侮辱竟發展到使我不能忍受的地步呢！

——她常常的侮辱我，她譏刺我連自己都不能養活自己。她就不想一想，有幾個貴族是自己養活自己的呢？……我祇能忍受啊，我一想到她當年的蜜意柔情，我總不願以惡聲向她啊。而況我還是依賴着她在生活呢！……唉！生活，那是多麼可鄙棄的生活啊！

——我是記得的，我是永遠的記得的。在一天晚飯以後，……是的，我應該先說這句話。密斯突孫，你要知道，瑪露莎自從進了公司幾個月以後，她就認識了不少的英美的朋友，從此以後，她就常

常的獨自的到外面走動了。……這一天晚飯以後，不知道她又去訪問那一位，——我怎麼能知道呢，什麼事她都不肯告訴我，什麼地方她都不許我和她同去，她說和我這樣蹉跎的人同行是污蔑了她，我是什麼都不知道啊！——在她正要出門的時候，我向她要點錢去買一雙毛襪，密斯突孫，你想她是怎樣的對付我呢？我現在想將起來，我還是很痛心呵，密斯突孫，她是聲色俱厲的痛罵了我一頓。

——她說：“你還好意思來問我要錢麼。你一個月給了我多少錢呢？我給你吃的飯還不夠麼？我已經給你累死了！不然，我該怎樣的寫意呢！唉！（她擺着頭）你這個可憐的貴族啊，連我都替你羞辱死了！你這不知羞恥的東西，我不知是怎樣的遇着了人啊！”她罵了一頓以後，就從她的錢袋裏拿出一塊墨洋猛力的向地板上一擲，便轉過身走了。……唉！我那時真是不知何以竟懼怯到那樣的地步啊。我一句話也沒有回，我有如小學生受了

師長的訓話一般，在她走了以後，便從地上默默無言的拾起那塊洋錢了。

——從這一回以後，我的瑪露莎，……唉！瑪露莎現在已不是我的了！……她的態度，她的行動，是一天一天的變了，對於我也是一天一天的更傲慢無禮了。起始，她每晚是不會過十二點鐘回家的，後來竟不然了，竟不然了，有時要到夜裏三點，有時要到四點，有時竟整夜的不回來了。我能問她麼？我還沒有開口，她就要迎頭大罵。她這時，似乎錢也更多了，她的舉止比以前也闊綽了。她每夜回來的時候總是酒氣醺人的。……唉！她的心是怎樣變的呢？怎樣變到如此的地步呢？當時我真有些不明白啊！……她最後竟拒絕我和她同寢了，她把給我預備的一份行李擯到亭子間去了。她一見我就如遇着了仇人一般了。……密斯突孫喇，我那時是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着啊。……

說到這裏，和索柴夫突然的問了我一句說：

——我要問你，密斯突孫，你認識No.49的

那個舞女麼？

我說：

——你說的是那一個丈夫在電汽公司裏辦事，孩子雇了一個中國保姆在帶着的那個中年的婦人麼？

——是喲！（他又接上來了）就是她！又是一天的黃昏了，我在街口遇着她。她看見我那樣的可憐的狀態，好像有些憐憫我似的，對我望了一望。最後，她把我拉住了。

——她說，“密斯突和索柴夫，我知道你是個老實人，我也知道你現在的生活很痛苦，但是，你應該告誡告誡你的夫人；她現在實在是對不起你了。她那一天不是在我們的舞場裏和一個美國人整夜的吃酒跳舞？你可以暗暗的說說她喲？……但是，我要求你，請不要說這個消息是我告訴你的。”

——密斯突孫！你想，我該是多麼的氣憤呢？我似乎有些懂得她常常不回家過夜的理由了。我猜想到她一定是污蔑了我們俄羅斯貴族血統的尊

嚴了。這個我還能忍受嗎？是的，那個婦人的話決不會是假的。我雖然沒有職業，但這種事我是不能隱忍，我一點都不能隱忍。就在第二天，我到底和她大吵了一場……

——假使沒有這一次的大吵，我們的破裂也許還要延遲些時日。這個女人，這個卑鄙的女人，這是個淫蕩的婦人啊，她是多麼的不顧羞恥！是大吵後的第一個星期日罷，她竟把那個矮胖的流氓，那個美國人帶到我們的家裏來了。我那時真是懦怯呀！……其實，我現在又何嘗不還是懦怯呢？……當她故意的向我嘲笑的時候，唉，卑鄙，卑鄙，真是卑鄙，我是一言未發的忍氣吞聲的退到我的亭子間去了。我坐在亭子間裏一個人暗暗的流了許多眼淚，我好幾次的想衝到前面的房裏去，揪住這個我所知道的以寫字的職務為餌，來釣取我的瑪露莎的美國流氓——公司的經理，痛打他一頓啊！可是，我是懦怯呵，他們在前樓的那一種甜蜜的歡樂的調笑的聲音到底把我羞辱得一點都不能

動彈了。

——他們的心目中還有我麼？這個下賤的婦人，不知恥的婦人，後來她是愈鬧愈不成話了。他一點也不爲我留餘地了，她也不爲她自己尊貴的俄羅斯的血統留餘地了，她竟公然的，差不多每天的引着這個流氓在我家出入了。……有時他還整夜的不去，他們兩個人當着我的面住起夜來了啊！

——這是多麼可恥的事麼，這個卑賤的婦人！密斯突孫，你想，事情到了這樣的地步，我還能隱忍麼？——所以我就常常的和她爭吵了。……除了吵又有什麼辦法呢？我忍辱含羞的又過了幾個月。……唉！總還算是我無能罷？唉！也不能說我無能，是我不能忘情於她的過去對我的柔情，我還不能離開她去生活啊！然而，婦人是最惡毒的！這個卑賤的瑪露莎，她把她的姘夫引到家裏來羞辱我還不夠，她又硬着心腸要離開我了。……

和紫柴夫憤慨的氣焰愈說愈高了。他竟捏緊

了拳頭在棹上痛擊着說了。因為話講得太快的原因，在他的嘴邊湧着許多的口沫，我叫他休息了一下。他是不吃烟的。他自己從水盂裏倒了一杯白茶喝了。

——我再不能忍受這個婦人的羞辱了，我覺得無論是怎樣的低級的工作，都比她這樣的為高貴了。高級職業的夢我決計不再做了，所以我跑到各處去尋找低級的職業。結果怎樣呢？祇有一家俄文報館裏送報的職務，在我比較的不感到困難。我在氣憤之餘，也可以說是在生活的鐵鞭逼得我沒有辦法罷，我是不曾徵求她的同意而承認下來了。

——我上工不到五天，家裏便發生了事故。我切記得，切記得那是星期日的下午，瑪露莎把我喊到她的房裏去。她先向我冷笑了一下。

——她說：“和索柴夫！事情就這樣的決定了。你今天一定要離開這裏，我不再需要你這樣羞辱我的丈夫了。”她的態度很傲岸，很嚴肅。

——我說：“這是為的什麼呢？”

——“你自己也不想一想麼？你現在已經降爲一個送報的了。我的職業和你的不相稱。在這樣的現狀之下，我能有像你這樣的丈夫麼？”她氣憤憤的燃起了一枝香煙吸着。

——她又接着：“我能受你這樣的侮辱麼？……假使有人問我，我能說是一個送報的下等人的老婆麼？……這樣，我還能做人麼！”

——我自然是很氣憤，但我沒有遽然的答覆她的問題。我強作鎮靜的問她：“還有其他的理由沒有呢？”

——“怎麼沒有？你不做下等的事，你是找不到職務的。我不能允許你去找下等職業。我也不能永久的養活你。你要知道，你所處的是一個丈夫的地位喇！我能永久的和一個不能養活自己老婆的人住在一起麼？”

——那時我實在有些害怕，因爲在事實上我甯可以忍辱含羞，不能離開她呵。但是，她那樣的侮辱我，我是捺不住青年的氣憤的。

——我說：“你和你們的經理……你這是不是羞辱了我呢？”

——她毫無所感似的，深深的吸了一口煙，然後以很惱怒的神情答覆我。她說：“是的，我並不否認。但是，他的地位不比我低，也不比你低，那並不算我侮辱你。和索柴夫，我一直到現在沒有正式和你提出離開的話，這正是顧念我們的過去的關係呢？我能跟在你這樣的窮鬼後面一輩子麼？你還提到這個麼？你太不看看自己了。”

——瑪露莎愈過愈狡猾了。我格外惱怒起來。我說：“瑪露莎，這還不是羞辱我麼？你是忘記了我們的貴族，俄羅斯的貴族的血統的尊嚴了。我現在是窮，但是，尼古拉皇室現在也窮啊。祇要我們能復國，我的產業是會收回的，我會做官的，你為什麼不能繼續的忍耐一些時間呢？瑪露莎，讓我喊你一聲親愛的瑪露莎，親愛的瑪露莎，你還記得在彼得格勒的那一夜嗎？你那時是多麼的溫柔啊！你還記得那海洋中的我們定情之夕麼？那一夜我們是

怎樣的擁抱着，你是怎樣的在狂吻中表現了對我的愛意啊！瑪露莎，你還記得我們初到上海的三年的生活麼？你還記得你在定情之夕的一句話麼？瑪露莎，你不是要我不要忘記你是爲着俄羅斯貴族血統的尊嚴允許了我的婚約嗎？瑪露莎，這一切，雖然已經過了許多年，但是一切都如在目前啊！……你何以一變至此呢？爲着俄羅斯貴族血統的尊嚴，你懺悔了過去罷！我們總不能不同國去的啊！……

——我自己回想到過去的時候，我忍不住的流下眼淚來了。在起始，她也似乎有些感動，很黯然的把頭低了下去，默默的吃着烟。然而，命運是不可挽回的，她到底抬起頭來了。

——她很輕蔑的笑了一下：“和索柴夫，這樣美麗的夢是不必再^③做下去了。你還想我們有復國的機會麼？難道你自己連報也不看麼？你沒有看見連英國保守黨的首相都說布爾塞維克的俄羅斯在日漸強固麼？我們等待了一年，兩年，……一直等待了十年了，我們的希望在那裏呢？我們的力量最

一天一天的消滅，我們還能和布爾塞維克對抗麼？還能夢想打倒他們麼？和索柴夫，我勸你不要做這樣的夢了。……是的，在來到中國的海洋之中，我誠然的說過，我是爲着俄羅斯貴族的血統的尊嚴，承認了你的婚約。可是，那時候是什麼時候呢？你可曾想想？那時候，我們的力量還沒有完全喪失，那時候，布爾塞維克的俄羅斯還在風雨飄搖之中。現在却不然了，我們的貴族的前途已經決定是沒有希望的了，尼古拉皇室也祇好和我們一樣的在國外住一生了。到了這個時候，貴族的血統還有什麼尊貴可講呢。貴族的血統還有什麼值得誇耀的地方呢？現在，和索柴夫，你應該知道，你應該知道現在的上海，也可以說除掉布爾塞維克的俄羅斯而外，祇有金錢與地位是值得誇耀的，祇有經濟的權威是值得誇耀的，和索柴夫，我老實的告訴你了罷，以前我爲着你和我是一樣的具有貴族的尊嚴，所以我那樣的愛你。目前不是那樣的時間，也不是那樣的環境了，我還能繼續的愛你麼？你

不要怪我現在離開你，你最好是去咒罵尼古拉皇室去，咒罵他爲什麼讓布爾塞維克佔住了我們的俄羅斯。……我已經決定主張了。和索柴夫，現代的愛神是不能餓着肚子的。愛神是必然的不會伴着飢餓的。我沒有拋棄你，拋棄你的，是飢餓的鐵鞭，是不可挽回的時代的命運。……”

——她說的時候態度異常的嚴肅。她好像毫無情感似的。她把嘴裏的白烟吹成一線的送了出去。然後抬起頭來很傲岸的望着我。

——我有什麼理由去駁她呢？我們復國的希望實在是日漸遙遠啊！我祇有哀求她了。我爲着不願離開她，我那時竟是這樣的卑鄙，這樣的卑劣了。我承認她去辭退報館送報的職務，我承認她個人的一切的自由，我祇要她允許我不離開她和她的住宅。

——但是，她毫無遲疑的拒絕了我。

——密斯突孫，我的一段傷心的故事便這樣的結束了。她不能拒絕享樂，拒絕榮華，她不能拒

絕經濟，唉，我們俄羅斯貴族血統的尊嚴是被經濟毀壞完了啊。她——她是多麼尊貴的俄羅斯貴族的女性啊！——現在是走到她的末日了，她爲着物質的享樂是不惜犧牲她固有的一切了。至於我，——也是多麼一個尊貴的俄羅斯貴族啊！——現在也是淪落到如此的地步了，也等於沿門求乞的乞丐了。唉！過去如一陣烟雲，真是不可挽回的命運啊！……

我看他的酒意是完全的醒了，對於剛纔所說的話有了點懊悔的意思。是的，就是這樣淪落了的俄羅斯貴族，要是他在完全清醒的時候，他是不會把這種事件告訴一個異國人的。但是，我又相信這個故事一定還沒有說完，我想聽完它，我又催促他說：

——那麼，就這樣的完了麼？

——沒有！（我又提起他的話頭了）沒有！……你想，我怎麼忍心的離開她呢？她的家我是不能住了，我不得已祇好跑到附近的人家租了一個鋪

位，每天到她家的門窗外面偷看她幾回。……我是心不死啊，我又好多次的請求貴族的鄰人們替我去向她講和。……大概是因為我窮的原故罷，貴族的鄰人們都拒絕了我。每當我陳述了我的可憐的精神狀態之後，她們總是照例的用一句話回覆我。

——他們說，“這叫我們有什麼辦法呢？”接着就無情的把門掩緊起來了。

——我的心終不肯死啊！……恰好在隔了幾天的一個夜晚，我們流亡的俄羅斯人有一個聚會，慶祝我們的老中國領事，慶祝他住在上海的三十年的紀念。我忍不住的又想在這一個會場上公開的向她要求了。我想獲得我們同胞的同情。我想獲得我們的老領事的贊助。我們大家都喝了酒，我們對老領事致了許多的頌辭，我們也替我們的尼古拉皇室祝了福。我們唱了幾十只歌曲，我們是歡樂極了。我們說，——我們的老領事也說，我們應該團結起來，我們在上海的同胞應該隨時互助。我們是怎樣的凝視着那懸掛上面的我們的俄羅斯的三

色國徽啊！……然而，然而，我是不歡樂的。當我看到她——看到瑪露莎在喊互助的口號，舉起了酒杯的時候，我的心更是陰鬱起來了。然而我又有一點歡喜。我以為她是被感動了。我顫抖的倒了一杯酒，輕輕的走到她的背後，拉動着她的衣襟，我說：“瑪露莎，看皇室與老領事的分上，讓我們喝一杯恢復同居的酒罷。”……她怎麼樣呢？我是不忍說了，我是不忍說了，她惱怒的把我的酒杯奪了過去，隨手的就在我的頰上批了五六下，她罵我：“你這個流氓！你還要在這裏來糾纏麼？讓我當老領事的面來懲戒你！”

——密斯突孫喇！你以為我們的老領事會幫我的忙麼？你以為我們的同胞會幫我的忙麼？他們是只會幫同瑪露莎來罵我是流氓啊！他們是祇會幫着瑪露莎把我逐出了會場啊！……密斯突孫喇，我現在是覺悟了，我現在是悔悟了！我現在認識了貴族——認識了布爾塞維克的消滅階級是具有着怎樣的意義了，我看清了貴族的前途是一種沒有

的坟墓了。所謂貴族，是這樣的卑鄙，是這樣的下賤，是這樣的勢利，是這樣的沒有作為的啊！……我覺悟了，密斯突孫噠，我先前雖是貴族，雖是痛恨布爾塞維克，但現在我是降為勞動者了，我是降為勞動者了，——降為被這些有錢的貴族所鄙棄的勞動者了。……我現在是體驗到貧窮的人在有錢的人的圈中是永遠找不出公理來的啊，是永遠找不出地位來的啊！……

和索柴夫的話便這樣的停了。他的臉上顯得很陰鬱。他默默的注視了幾分鐘的地板，又用右手抱住左手的拳頭搓了幾回。然後，他便站起來向我告辭了。在他離開我的門前的時候，我切記得，他那有着三道金邊的軍帽，還在他的右手上繞了一個遲緩的圈。

這時，天空正灑着微雨，沿途幾盞昏黃的路燈，正在那裏沒精打采的亮着。幾個醉鬼的羅索人哼着很悲澀的調子從街市上蹣跚而回。他的陰影，

和索柴夫的陰影，也是同樣的很遲緩的沿着牆壁向弄口逝去，是那樣的淒涼，是那樣的頹喪……

我——在他們的陰影之中，是的，在他們所有的陰影之中，我是看見了舊的俄羅斯，不，我要說舊的世界，我是看見了舊的世界的永久不可挽回的命運了！……

三月二十日

（註）羅索人是上海人對於俄羅斯人的暱稱

一個朋友

一個朋友

——A Sketch——

雖說事情已經過了十年，祇要我一想起那個曾經被我踐踏的人，我總是忍不住的要爲他流淚……

我是深切的記得，我和他的相識是在擔任了農業學校教席的第二學期的開始。我們的學校是設在一個舊式的院裏，我的房間是在最後最偏僻的地方。照例的要由學校指派一個校役給我。

是開學的第三天罷，原先照應我的校役被遴選到離城五里的鄉村本校去了。代替他的位置的

是一個新來的校役。在原來的校役未離開之前，他把那個新來的人引到我的房裏來了。

他是一個從鄉村裏出來的人，因為在鄉村裏沒有飯吃，纔跑到城裏就事的。他的身體很瘦長，約莫二十的年紀。穿着一套藍老布的衣裳，破布底的鞋。走進來之後，他並脚垂手的站在那裏，挺直了身軀，一動也不動。最惹起我注意的，是他的一對兇狠的好像在仇視着一切的不屈伏的眼光，那時很正確的在注視着我的臉。

老實說，他走來就給了我這樣的一個不好的印象，使我對他感到了一種厭惡，因為那時候的我雖然已是一個破產的小有產者，我仍舊是在相信着良善的校役是應該絕對聽調遣的人；他……並不如此。我想，他或者是一個白癡吧……

原先的校役照例的把他介紹給我：

——張老師，庶務處派他來伺候你老。

我聽了以後，比即這樣的反問他：

——他曾經在什麼地方做過沒有？

他說：

——沒有。他是纔從鄉裏進城的。他的父親因為欠租被關在縣裏了，他沒有法子祇好到城裏來。他是我的一個本家弟弟，人很老實。有不到的地方，請張老師格外原諒。

我轉過了頭，向着那個新來的校役：

——你姓什麼？

他沒有回答我，祇把頭部略略的動了一下，就呆住了。啞子一般的，他依舊的垂着兩手緊貼着身體的兩邊站着。衣袖長過了他的手指。

還是原來的校役替他答覆了這個問題：

——他姓陶，名字叫陶正鑫，張老師以後喊他老陶好了。

農業學校的所在地，是一個交通不便，而又很閉塞的縣城。因為最近設立了這個學校，風氣纔稍稍的有了轉變。大部分的人民却依然是具有上古的風範。至於從山裏走出來的農民，不僅是比縣城裏的人來得更為儉樸，就是性格也特殊的強悍

.....

第二天早晨，起身鈴響了之後，老陶被我喊了進來。

那個人真的有些呆笨，當他聽到我的喊聲的時候，我看他如同有怎樣的緊急的事情一般，立刻的轉過身來，如飛的跑到我的面前。他如同在惱怒着似的，睜大着那一對令人可怕的兇惡的眼睛，向着仇人一般的問着我：

——什麼事！

他說的時候，聲調強硬而又平勻，我幾乎疑心他是在質問我什麼了。

唉！我當時是多麼的值得咒詛啊！我當時是以爲我的地位是如此崇高，他——一個校役算得什麼呢？校役們完全是天生的被我們驅遣，而他們站在我們的面前祇能低聲下氣的人。我有着這樣的傳統思想的殘餘。你想，當我聽到老陶那樣的不客氣的聲調，我該多麼的惱怒呢？……我到底是忍耐着了。我的頭腦裏總還有一部分新思想在支配着

我。我想：假使他是被派在其他的教員室裏，那麼，一計又重又響的耳光一定是上了他的臉了。不過，我終竟是憤怒着。我也睜大了兩隻眼睛，放射出無限的怒火，用着比他更不高興的聲調命令他：

——什麼事！你幹什麼的！早晨起來水都不打

他好像從夢中醒來一般，轉過身去就跑。

——老陶！

我用很大的聲音叫了出來。

他站住了：

——什麼事！我打水去！

他的聲音還是那樣的強硬。

我這時是證明了，是的，是更進一步的證明了他是一個白癡了。我很憤怒的把他喊了回來，告訴他打水是應該帶着臉盆去的。他聽完了我的話，又放着很大的聲音問我：

——臉盆在那裏！

他那裏是一個伺候我的人，他是在命令我啊。

我當時是多麼的惱怒。我把臉盆的所在地告訴他了。

我的餘怒還沒有消。他捧着滿滿的一盆沸水走進來了，水是沿路的潑着。他端到我的面前，——這時我正坐在書棹旁邊翻着當日的講義——好像拋擲什麼似的，向棹上一擲，濺出來的水幾乎把書棹全部潑濕了。

——你幹什麼！

我拍起棹子來了。

他自己知道做錯了事，默默無言的站在那裏。他有些畏懼。他的那種樣子是多麼令人可怕啊。他必恭必敬的站在那裏，如木石人一般無二，可是，他的眼中的怒火，好像即刻就要飛進了出來……

——還不去拿抹布來揩麼！

停頓了些時，我這樣的罵他，這纔使他如帶着傷一般的慢慢的走了出去。

打了洗臉水之後，照例的就是抹灰了。他簡直是一個笨伯，什麼都不懂，也什麼都不會，說痛快

點，他簡直是一個機械的東西，你撥一下，他動一下，你永遠不撥，他也就永遠不動。當天我盛怒之餘沒有喊他來抹，他也就不會自動的來抹。第三天我可忍不住了，在舀了洗臉水之後，我命令他去打水抹灰。

他提了一大桶的水來。他不知道應該怎樣辦。把水放下之後，便轉過身去預備走。又給我罵了回來。是真的，若是依我的脾氣，我早就寫了一張條子給庶務處，把他斥退了。我終竟是一個受過平等的教育的。所以我忍受了。我決計好好的去訓練他，如同我在講堂上訓練學生要做好的公民一樣。我教他怎樣抹灰的方法。

他依照我的方法動作起來了……

我正在預備講義，不知爲着什麼事我把頭抬了起來，我看見他把我放在茶几上的一張沒有框子的六寸像片放在水裏用抹布洗。我那時是多麼的惱怒啊，我憤怒，我很兇惡的罵他：

——你瘋了麼！

他聽到我的罵聲，嚇得兩手一鬆，手巾像片全都落到水裏去了。

他必恭必敬的站着，什麼話都不說，怒視着地板。

我惱怒的問他：

——你想，像片怎麼能洗！

——你不是叫我把棹子上的東西抹抹麼？

他並不屈伏，他用着抗議的聲氣對我。

——像片也能放在水裏洗嗎！

我這時真的又好氣又好笑。我把像片不能洗的理由向他說明，他才有些了然，而且笑了起來。但是他並沒有認錯，他接着答覆我的是：“你怎麼不說呢”，一句聲調很硬的話。

……就這樣的鬧着笑話不知道有多少次，我纔算以教育家的方法把他漸漸的訓練好了。自然是沒有久於縣城裏的校役們的能承人色笑。比他初來的時候却相差的太遠了。粗野的舉動變文明了，強硬的態度也變和平了，對於我，也不稱備

“你”，而喊“老師”了……

我是曾經和一個英文教員賭過東道的，我說，我一定可以把老陶訓練好。他不以為然。他是一個師範大學的畢業生。他說鄉村裏的人是野蠻成性，不知道禮義，不知道尊卑，合該是永遠做下等人，沒有法子訓練好。我對他的話不表示同意。我相信教育的力量是大的，是可以感化一切的人類的。即以我說，在幼小的時候，我就是一個多麼調皮的孩子，後來我經過了教育的薰陶，我變為良善而且為人師長了。我相信我是能以同樣的方法來訓練我的學生，以至於伺候我的校役的。而且，馴良不反抗是一切人類生存的要道，假使不能如此，他是一定要在這個世界上喪失他的生活的祕訣。使他們變為馴良是教育家的責任，我們絕不能放棄。這樣，我和他賭了一個東道。

到底是我勝利了，所以在一天午飯的時候，我就把這個問題重行提到那個英文教員的面前了。坐在上橫的專抱吃飯主義什麼都不管的算學教員

首先響應了我的話，他照例的微微的露出笑容說：

——是的，這個笨牛纔算被張先生弄活潑了。

——豈但弄活潑，而且變調皮了。

那個中年的座在他對面肺病已經到了第三期的理化教員接着。他把頭一偏，有氣無力的繼續下去：

——你們知道，他和別的校役一樣，也在賣香烟賣吃食給學生了——

體育教員打斷了他的話：

——還有趣呢，有一天我看見他還在調戲那個收教職員衣裳洗的那個洗衣的婦人呢！

——噢！~~~~

最歡喜談女人的教肥料的胖子教員差不多跳起來了。

我這時才恍然大悟：

——難怪他近來穿着都不同呢。纔來時穿的衣服一點沒有看見了。真沒有想到，人是變得這麼快。

——這也是你訓練的吧。

那個胖子教員調侃我，然後哈哈大笑，唾液差不多波及對方了。

本來沉默着的土壤教員也說話了：

——這個傢伙愈弄愈壞，你們沒有知道，有時他們還在我們背後，當着其他的校役面前罵我們呢，有時還和學生們在一起批評我們，說這個是飯桶，那個太不成……

失敗了的英文教員好像得了一條出路，把精神振作了一回，他向我抗議了。

他說：

——老張，我說，怎麼樣？像這一種人，無論他是農人還是工人，還是當流氓的，……任你有多大的能力，你是沒有法子把他們訓練成爲馴羊的。這些人，總是下流，總是撒野。你現在即使多給他們錢，可以使他們暫時忍耐。他總有一天要下意識的把他們的野性曝露出來。老張，你再去訓練，你再察下看，我敢担保，你是沒有法子把他訓練好的。

要知道下等人總是下等人，流氓總是流氓，教育對於他們是失却力量……

就在這一天的夜晚……

我接到校長從鄉村本校送來的一個通知，要我即刻出城去參加一個很重要的校務會議。鄉村本校離城有五里遠，要經過三個山頭，中間的一個是滿堆着墳塋的。這一夜無月又無星，然而我必得去，我叫老陶燃了一盞提燈送我。

天色墨一般黑，一盞提燈如鬼火似的在前面引導着我。當我聽到遠遠的地方有不知什麼蟲鳥叫鳴的時候，我感到一種淒涼了。我很想把這一種寂寞打破，提高了嗓子預備唱幾句京調。當着校役面前高唱京調是有傷教師的尊嚴的，我祇得又沉默下來。

又走了一程。我終竟感到了悲涼，似乎對人生也得到了一種消極的暗示。我真的忍耐不住了，我和老陶便開始了談話。這時我們差不多要走完第一個山頭了。

我說：

——老陶，我在這裏遇過一次險。我那天正從山那邊下來，沒有曉得這裏在槍斃人，一顆子彈竟走我的耳邊擦過了。

——唔！——

老陶低頭看着地，仍舊的沉默下來向前走。

——老陶，今年我們學校的農場收入很好，新校舍大概可以完全建築成功，明年我們一起都要搬到鄉裏了。鄉裏的學校真大喲，你都去過麼，那沙灘，還有那水田……

——唔！——

老陶還是什麼都不說，很急遽的引着我向前走。

我就得再接下去說：

——老陶，你近來已經是很好了，老師們也都說你不像以前了。……老陶，城裏是壞地方，你得到處留心纔好。你本來是老實人，要不小心就要變壞了。

——唔！——

老陶還是不和我答話，提着提燈向前走。

我真感到單調的寂寞了，我想，老陶為什麼不和我對話呢？我有些焦煩，這時我們快走到坟山了。我們非講點閒話來壯壯胆子不可。該怎麼辦呢？我想起啓發式的教育了。

我又問老陶：

——老陶，你在家是幹什麼的？

——種田，張老師。

果然，我的新方法收到效果了。

——種田好不好？

——唉！種田是件苦事呢。

他有些感慨。④

——所以你就這樣的來到了城裏麼？

他思索了一下：

——不完全是的，因為我家裏已經沒有人了。

——你母親也不在了麼？

——是的，張老師，我的母親是去年三十晚上

死的。我現在還難受呢。那時我的母親的病已經快好了。因為我們的庄田的東家要租要得很厲害，他要把我父親送到縣裏來。我母親沒有法，祇好把借來看病的錢給了他。我母親從此就不能再請醫生了。她死了。張老師，種田的人真不是人啊！我母親臨死時還招呼我呢。她說，孩子，等你父親死了，你就不必再種田了。你到城裏找別的活去罷。做東家的田是沒有出頭的日子啊！喂！孩子，你不要忘記你母親是被東家逼死的！……

老匄說得有些傷感了，他的聲調也淒軟了。

我也感到了一種莫名的傷感：

——那麼，你父親又怎麼被他們拿去了呢？

那是因為今年的欠租。

——所以你就跑出來了。

是的，我家沒有人了，我不跑怎麼辦呢？張老師，種田的人真不是人啊，一年忙到頭，什麼都得不着。東家要拿些去，縣裏要拿些去，鄉董又要拿些去，又還要些成本，自己是什麼都得不着啊！……

我聽到這裏，我有些憤激了。我跟着他手裏的燈在墳塋隙裏走着。我很不平的向着他說道：

——老陶，你被逼得這樣，你不想對東家報仇麼？

他聽到這句話，好像有什麼心事，沉吟了一回。忽然，他停住了，轉過頭來向我。我看他似乎是舊病復發了，提緊了那個空着的拳頭，兩道兇惡的眼光逼視着我，比第一次和我相見時更為可怕。

他用着很大的聲氣向我說：

——是的，報仇！母親被人殺了，父親被人囚了，做兒子的能不報仇麼？不報仇還能算人嗎？張老歸，我母親死的時候，我就把這個心願許下了。我，還有我們村子裏的許多人，都是立志要向他們的東家報仇啊！

說完了他又轉過身去向前走。

——老陶，你的志向很好。……老陶，你要曉得報仇不單是嘴說的，你應該去幹！空講有什麼用處呢？……

——是的，我曉得的，我們已經預備好久了。
就在這個月的月底的夜晚，我們村子裏的人要上街來的。我們要商議報仇的法子。……張老師，你是好人，你不要告訴人啊。

這時我們把第二個山頭走了一半了，隱約的有村犬在吠。遠遠的濃黑的樹林後面，已露出鄉村本棧的燈火，似乎在閃爍的招人。我感到些須的快慰了……

但是，我想到今天正是月底……

我便提醒了老陶：

——老陶，今天不就是月底麼？

——哎——

老陶大叫一聲，他呆住了，翻大着兩隻眼睛。他遲疑了些時，有如經過了一回考慮，突然把身子向後一轉，臉上露着焦急的表情，也不看我，提着燈擦過了我的身邊，就向城裏跑。

我疑心他看見什麼怪物了，一把想把他拉住，可是，他溜跑了。

我祇得很失意的叫了起來：

——老陶，你為什麼向回跑？

——回城裏去！

他帶跑帶答覆我。

——你為什麼不把我送到學校呢？

他把頭摸了轉來：

——城快關了……他們明天就要回去……你自己去吧！

你想，這時候，這時候我該怎樣的憤怒呢？我原先對於地主的憤慨差不多變為對於老陶的憤慨了。我聽懂了他回城去商議復仇的事的。但是，對於我的一方面，他是太不忠實了。

我憤怒，我大聲的罵他：

——老陶，你不應該這樣，你幹的什麼事！……你應該送我到學校，這是你的職任！我的事很要緊！

燈光逐漸的遠了，因為風順，他的回答我依然能聽得見：

——不行，我有更要緊的事！

天色這般的暗黑，又在坟塋的中間，你叫我一個人怎麼能向前進呢。我那時真是說不出的難受啊！我是知道老陶是喊不回來的了。我祇有改變一種計劃，我很慘然的追上一句：

——老陶，那麼你就把燈留給我吧，我還有一里半路呢！

燈光如一顆流星很快的流到第一個山頭了，我已經看不見人影，很細心的我纔隱約的聽到了他的最後的答覆。

他答覆的話是：

——給你？不行！給我我怎麼辦！

“那麼，我又怎麼辦呢？”我本能的這樣的向自己說了一句，我眼睜睜的看見那一點燈火流到不可知的地方去了。我那時是多麼的懊喪啊！我祇有呆呆的坐在山路的旁邊，那個被鄉裏人稱做被雷打倒的貞節碑的巨石上。夜色是那樣的陰暗，山風是那樣的淒厲，再加那種令人顫慄的怪鳥的叫鳴

的聲音，唉，我那時是多麼淒涼喲！我如醉如癡的坐了許久，我想老陶是不會回來了。我能夠在這裏過夜麼？我不能，而且我也害怕，我祇有帶着一顆恐怖的心在四顧茫茫的荒原之中，摸索着我的前路啊，唉，在那堆滿了墳墓的道路之中……我這時纔想到英文教員的話是絕對的真理了。……

回想起來，這已是十年前的事了。現在老陶是否還在人間我不能知道。他的報仇的結果如何我也不能說出。因為他在這件事發生的第二天便被學校開除了，而我離開那個縣城在各地漂泊乞食，又已是八個年頭……

在這八年之日：人世間是有了多麼大的變化啊！……唉！我也變了，我也變了，我也是特遽的改變了。我飽經了人世的憂患，我了解了人間的一切，我的思想是不像以前那樣的混沌了。我——我是完全的降為一個被壓迫的階級的人物了。

我每一起老陶，我的那個忠實的朋友，我總

要有一回內疚。我咒詛我那時何以那樣的墮落。唉，我真想不到受了沒落階級的教育流毒的我，何以當時不但不知道覺醒做一個奴性的公民的羞辱，反而以着同樣的方法去戕殺，去賊害了無數的青年，無數的偉大的革命的個性……

但是，受騙而不知覺醒的不祇我一個啊！……

我現在是認識了老陶，那個曾經被我踐踏的忠實的朋友的偉大了，我從老陶的際遇裏也認識了所有的被壓迫，被踐踏的現代的所謂下賤的人們的偉大了……

我當時是實在一點也不認識老陶。可是現在，現在我是相信着老陶的生命所暗示給我的意義了。是的，被壓迫的被踐害的偉大的靈魂雖說有被經濟與暴力損害的時候，然而，那潛在的，那沒有被發掘出來的力量，是不會因着壓抑與損害而永久的被折服啊！……

潛在的偉力必然的有大暴發的日子，地球必然的有改變顏色的時候，曾經被我踐踏的忠實的

(2)

一個朋友

朋友啊，恕過我吧，我們現在是在同一的戰線底下
抗鬥了……

20. Apr 1920

小 兄 弟

小 兄 弟

小林擒，——那個可憐的小兵，——我是在一個十字街頭遇着他的。

那是一個春天的早晨，約莫八點鐘的光景，我從寄宿舍到我在服務着的一個政治機關裏去。快要到十字街頭的時候，我看見了他了。

他，——小林擒，——那時是病着的，他的身體很瘦弱，還沒有四尺高，一床薄灰的軍毯和救命圈似的斜背在他的右肩上，腰間懸掛着行軍時應用的什物。他沒有軍械。一套灰布的軍衣和斜戴着

的小軍帽，醜醜得實在很可以了。

我一眼看見他，就知道他是病了，而且病得很厲害。他的頭微微的低着，腿部好像一點力量都沒有，在東倒西歪的向前走。

於是，我感到一種極其沉重的壓迫了。

我急急的走向前去，當擦過他的身邊的時候，我看見了他的可憐的黧黑色的臉。他的有神無光的眼睛，和深深陷落的兩頰，我真的驚駭得幾乎要叫了出來了。天啦！這個可憐的小兵，怎麼會瘦弱到如此的地步呢？

我趕忙的攔住了他的去路。

他好像勉力的振作了一回，懷着敵意的把那雙半閉的眼睛睜了開來向我怒視。他下意識的把胸脯微微的挺起。

他很惱怒的向着我：

“你幹什麼！”他的聲調很強硬，每個字音下得一樣的重，從他的口音中，我知道他是個湖南人。

“沒有什麼，同志，你現在是病着嗎？”我說。

“病着怎樣！”因為他無法向前移，差不多要歪了下去了，但是他的語調還是那樣的強硬：“你替我滾開！”

我祇得把話頭轉了個方向：

“小兄弟，咱們都是一家人，你不要把我看外了。”

“那麼，你是那個隊伍裏的？”他說話的態度和平得多。他慢慢的把自己移到路旁，扶着牆壁站住了。

我把我服務的機關以及和他們軍隊的關係告訴了他。

他很和平的完全使出病人的腔調了：“同志，你知道，……第×軍第××師……過去了沒有？”

我告訴他已經過去了一部分，我又反問他：“小兄弟，你現在不是在病着麼？”

“是的，病着，我現在病得很利害。”

“那麼你怎麼辦呢？”

“我要找我的隊伍。”

“你病得這樣了。你就找着了隊伍，你有什麼用呢？我看你還是留在此地養病罷。”

他不假思索的答覆我：

“這可不能，我要去趕上我的隊伍。”

我怕他是因為沒有醫藥費纔這樣的說，我便進一步的告訴他：“小兄弟，不要緊的，你沒有錢，我們可以想法子。”

他似乎不理會：“不，我一定要去找我的隊伍……我一定要趕將去。……你知道我們的前鋒現在到了那裏？”

我看他的神經有些錯亂。我看他是那樣的可憐。我決定阻止他前去。我說：“你一定不能去！”

“爲什麼——”他的態度又復強硬起來了。

“小兄弟，因為你現在是病着。”

他移動他的脚步：“我病着麼？……你們江南人！……病着就不能打仗麼？……嗤——！”

我看他是那樣的譏刺着我，他簡直有要把唾液吐向我的臉上的神氣了。

然而……

然而他的強烈的個性，到底折服不了纏住他的病魔。我跟在他的後面走了不多遠的時候，我看見他暈倒在前面的路上了。

我喊了一輛車把他載進一個與我們機關有關係的病院。在路上，他突然的睜開了一回眼睛。握着兩拳，着我說道：“快達到我們的前鋒了麼……”接着停頓了一下，復又把眼睛閉了起來，“同志，我現在是病着呢。……我病得很厲害！”

聽着他的囁語，我幾乎掉下淚來了。

就在把他送到病院的第二天，我知道他的名字叫做小林擒……

那是在我到病院裏去看他的時候。他雖說仍舊的顯得很疲乏，他的精神還不壞，他已經完全的清醒了。

他很顫抖的握着我的手說：

“同志，我很感謝你救了我的命。”

我說：“小兄弟，這是我的職任，你不必掛念

了。”我把他的手輕輕的送到被裏去：“你病了有多久呢？”

“有六天了，”他想了一下：“那是在一個村子裏，我的運氣不好，我病了。”

“病了怎樣呢？”

“同志！你沒有當過兵吧。”他笑了：“你不要看我是個小孩。哼——我是個老耑子呢！我十二歲就吃糧，現在是十五了。我當了三年兵。……我病了麼？……我病了以後，他們就把我送到那裏的土地祠裏，他們走了，是的，他們在第二天清晨就開走了。”

“他們也曾留下一兩個弟兄照料你麼？”

“照料！”他有點譏笑我不曾當過兵的神情：“誰還有工夫照料病人呢！……他們走了，我一個人在那裏睡了兩天，連水都沒有進口啦！”

“以後呢——”

“以後我是漸漸的好了，我就追了上來。我現在是完全記不清了。同志，我已經不能告訴你我是

怎樣的趕到了此地了。”

他說到這裏，我忽然想起了一個問題。我問他：“那麼——你的鎗械呢！”

“鎗械，”他笑着：“你怎麼一點都不知道？在軍隊裏的人，祇要你一病，上官首先就要收回你的鎗械，接着就是把你送出去。在軍隊裏，槍械是比人命重要的，那個上官不是這樣的說呢。——唉！我病了以後，他們沒有給我一個銅子呢！同志！”

就在這一次的談話裏，他告訴我他是姓林，因為他的身體強壯，兩頰豐潤，軍隊裏的人都喊他做小林擒。

他好像自己諷刺着自己的說着：

“唉！小林擒！現在是變成一桿枯槁了！”

他說時露出淒涼的神態，把頭擺動了幾回。他這時真的是完全清醒了。

我進一步的和他談話：

“小兄弟，你們這一回真是辛苦了。”

“唉，兵士生活真不是人幹的，”他根本上就像不知道謙虛為何物，對於我的話並沒有答覆，祇這樣的發着牢騷：“同志，說起來也真傷心，現在就剩下我這麼一個了。”

“怎麼——！”我對他的話有些不了然起來。

“是的，”他微笑：“我說錯了話。同志，我說的是和我一陣出來吃糧的朋友祇剩下了我一個了。”

“他們都陣亡了麼？”我緊接着他的話。

小林揜用着回憶的神情答覆我：

“他們都過世了，那個十四歲的死在××攻城的時候，那個我的堂兄是在××；那……”他流下淚來了。

“然而，他們是為國犧牲——”

“那裏，他們死的時候和我一樣的是個下士呢！”他有些憤慨：“我們年輕的真倒霉，打死了都不會升級。”

“我們的戰士是不講個人的功勞的。”我依據着正義啓發他。

“你們江南人！話是這樣說的嗎？我難道應該永遠做下士吃苦吃子彈嗎？”

小林擒憤怒起來了。

我說：

“不是的，小兄弟，我說我們幹革命的人，是只曉得民衆利益，是不管升級與不升級的。”

“你說是嗎？——若果我是北方人……聽着，那個舅子不是爲升級做官才來當兵吃糧！”

他的態度強硬極了，幾乎要從被窩裏坐將起來。我把他按了下去，我看他的面色又漸漸的變爲青紫了。

直等到他的餘怒平靜了下去，我這纔更進一步的向他提出了另一問題：

“小兄弟，你是爲想做軍官才來當兵，是不是？”

“是的。”

“那麼，你們的軍長是怎樣說呢？”

“他麼，——他說，我們應該服從他，應該勇敢

的爲他去打仗，因爲打勝了就會升級，他就要論功行賞。”

“所以你們就拚命了？”

“是的。”

“你們一點也不知道革命——”

“這怎麼不知道，”小林揶揄帶着些快樂的情調了：“我們的軍長就是革命的，革命和不革命的分別，就是一種喊同志，一種喊老鄉……”

“所以你們服從軍長和拚命打仗，叫自己能夠升級，升軍長，就算是革命了。聽了他所有的話以後，我帶着很諷刺的語調答覆他。

“難道你的意思以爲這樣算不得革命麼？”

“那是當然。”

我很詳細的爲他解釋了一番革命的意義。我告訴他：革命是應該爲被壓迫階級的；我告訴他，真正的革命者是犧牲自己以求全世界被壓迫階級解放的。我又告訴他真正的革命不是英雄革命，也不是魔王橫行……

末了，他纔如有所悟的大叫起來：

“……怪不得我們的隊伍開到××以後，我們的軍長殺了許多的小工呢！”

又過了七天……

我因為遵照那一天臨行時醫生對我的囑咐，在這七天，我祇去看了小林擒兩回，和他談了些關於革命的話。他很聰明，對於他自己過去的思想，居然在幾天之內有了不少的懷疑。他也似乎了解了我所以決然留在這和我思想相反的機關裏的原因。我覺得很高興。但是，據醫生告訴我，小林擒的病象很不好，雖然看來精神還不壞。他得的是軍隊裏的一種流行疫……

我很替小林擒憂慮……

果然在第七天的夜晚，我接到醫院的電話了。

小林擒的臉色變得異常的青紫，我去的時候，他的上半身已經抽出了被筒，倒在看護婦的胸前，眼眶裏飽滿着眼淚，站在旁邊的醫生顯出絕望的神色，在替他施行手術。

“我大概是不會好的了，同志。”

當他被放下去以後，他有氣無力的這樣的說着，我看他眼淚很快的湧了出來，接着，他就把臉轉到床裏面去了。

我從電話裏早已知道這個消息了。我很不願意增加他的難受，我祇得繼續的安慰他：

“不要急，小兄弟，你的病是會好的。不久就可以行動。那時，我想你可以回湖南去。”

他露出懷疑而又諷刺的聲調，又把臉轉了回來。

“回湖南麼？——唉！同志，一個下士啣！”

“下士又有什麼要緊呢？”

“唉！同志，你是江南人。”他有氣無力的爲我解釋：“一個下士！——你知道我們湖南人，唉，下士出來下士回去！……比死還醜的事我不幹啊！……讓我死在外鄉吧，同志！”

他說到這裏，又流出眼淚來了……

“唉！同志，”他呆呆的望着我，許久又向我解

釋着說：“同志，我說錯話了。是的，我說錯了，我要回去啊！我有很多的朋友都要出來吃糧。我要回去。……我要告訴他們：——革命是爲着被壓迫階級的，是爲着全世界被踐踏者的解放，不是爲自己，也不是爲那一個人。——一個下士！是的，一個下士有什麼要緊呢——！”

我看他的精神非常的萎靡，我想要他安安靜靜的睡一些時，所以我勸他說：

“小兄弟，你休息一下。我看你是倦了。”

“我倦了麼？”他自語了：“我要死了啊！……我想我是倦了吧！我吃了三年的糧，我經過了大小一百幾十仗。……我是多麼倦啊，我自己舉不起自己的身體來了。我那裏睡過這樣好的被床呢！——士兵！……一個豬羅，是一個豬羅都不如啊！……唉！過去三年的辛苦，我究竟爲的什麼呢？”

他說時，我看見他的被微微的動彈了，我想，他是真的舉不起他自己的身體了。他是對生命在顯着最後的掙扎與抗鬥……

“親愛的小兄弟，過去的讓他過去吧。祇要你以後不再幹這種傻事——”

“同志。”他露出一聲慘笑。

“小兄弟，你休息一下好麼？”

“同志，以後麼？”他彷彿沒有聽到我的話：“以後是完了。唉！我的呼吸怎麼這樣的不痛快——我要死了啊！……休息！是的，我要長久的休息了。”

我看他的神情是格外的惡劣了，臉孔已經漸漸的變為慘白。我還是照舊的安慰他：

“不要緊的，小兄弟，你是就會好的。”

“我祇有謝謝你了，”他又慘笑了：“是的，我祇有謝謝你了。我並不怕死。……同志，你不要安慰我，醫生已經告訴了我，……唉！我是快死了，同志。”

我這時知道事實是再沒有法子掩飾了。我祇有依照醫生的話，很和婉的問他可有什麼話要寫信告訴湖南的家屬。

他把無神的眼球對我注視着：

“家？——我沒有，我祇有一個父親，但是，他死了，他是在我十歲的時候死的。他也是一個下士！他多麼的愛我啊！——但是，他死在前方了。”

他傷感得把兩眼閉起，眼淚水晶線似的在黃昏的燈光下從眼縫裏湧了出來，呼吸是變得更急促了。他最後伸出他的無力的右手。側着身把我的左手握着：

“親愛的同志，我有什麼可以囑咐你呢？……我不怕她啊！我看見不知多少的死人，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從死裏逃了出來……我不怕死。同志！……我心裏難過的，是我不能好，不能回到營裏……回到湖南去，……把和我一樣走錯路的弟兄們喊回來啊！……死算得什麼呢？——唉，同志！我悔恨，我恨不能……唉！我要死了啊，同志——”

“小兄弟，”我打斷他的話頭：“你好好的睡吧，病是會好起來的。”

我看他那樣淒涼的神色，我是不住的流下眼淚來了……

“前鋒到了那裏了呢？……父親，我們是一同走錯了路啊！……唉！你把我打得不能動了！……我怕你麼？我們大家都是要覺悟的……你是用革命做幌子的……你這個騙子！……”

小林擒終於在昏沉的睡眠狀態中說起夢話來，他的兩頰這時又被燒得如林擒一樣的紅了。

“唉！是誰殺死了我們的這個小兄弟呢？”

四月二十六日

阿羅的故事

發 端

僅祇能終日靜坐着的牢獄的生涯，本已是一種酷虐的苦刑。而在三點鐘吃過夜飯之後，到暮色完全籠罩下來的八時之前的這一段時間，尤其是最不易度過。在這些時間之內，囚犯們除去在那一寬不及四尺，長不過八尺的監房裏。如被困在籠裏的野獸來往走動而外，祇有搜索枯腸，彼此相互的述說故事，或者談論一些可以支持着較長的時間的問題的一途。這差不多是成為獄中的一種普遍

的慣例了。最苦的，是幾個同監房的人，在一起住了，什麼話都說完了，能記起的故事都說盡了，大家無可奈何，默默相對的時候。這真是其長如年的最難挨的時間……

這一天晚飯之後，我們同監房的四個人，又陷於這樣的窘境了。看看太陽還剛剛偏西，離夕暮來到的時候還很遠，都不禁又亂嚷起“怎麼辦”來。這是常事，每到這樣的時候，大家總是你望着我，我看着你，看久了相互的撲哧一笑。不然，就是說話了。這個說，“真糟糕，什麼都說完了，”那個却把眼睛注視着太陽的移動，嘴裏哼着小調，那捉狹的或者湊上一句，“早知道吃官司，把故事多記一些就好了。”再不然，就是陷於沉思的狀態，把頭部靠着監房的牆，拚命的想在頭腦裏壓榨一些什麼來。我們常常的陷於這樣的狀態，這一天的晚飯後又是如此了。

大家正在沒有辦法的時間，那個坐在馬桶旁邊在搓着身上的垢污的No. 1534的政治犯阿陸大

約又搜索得一個好聽的故事了。他突然的笑嘻嘻的站起，走進靠着鐵欄坐着的我們的面前，說道：

——我又想起一個了！

——好，快點講。

大家不約而同的叫了起來，彷彿枯燥的生命得着甘露一般的歡喜，彼此把身體振作了一下，又復眉飛色舞的豎起耳朵，是不像剛纔的萎靡了。

阿陸說：

——我講的是一個革命黨的事。

那個因阿陸和我的宣傳有了覺醒的紗廠紡紗間的工人No.4348的囚犯，聽得了這句話，特別的高興起來，接上去說道：

——好，又是革命的，長不長？

——不很短。阿陸說。

因搶貴婦人錢袋子和金手錶而入獄的 No.554 的囚犯聽了阿陸的話，抖擻起精神，跑到房角上去解了一回小便。

No. 4545 的我就在這時候向 No. 4348 說

了一句話：

——你很愛聽革命黨的故事，這回出去以後，你就努力的去做一個好革命黨吧。

——但是，我沒有門路。No. 4348 說，

阿陸很快的答覆了他的問題：

——那很容易，你“踏稍”的時候，我們可以介紹你去找幾個朋友。

No. 4348 很高興，把兩眼一眯：

——那就好極了。

接着，阿陸就開始說他這一天所想到的故事了。

註：“踏稍”大概是印度語的譯音，是獄中的術語之一，意思是指出獄前二日從監房裏提到臨時監去蓋手印，準備出獄的那一天。

這件事發生在我們（阿陸自稱）嶺南，主人公阿羅是我的中學時代的一個同學。他的家庭裏的經濟狀況很好，住在離縣城約五十里的一個鎮市裏。在中學畢業以後我們倆就分開了。他到廣州去進大學，我在家鄉充當小學教員。在他到廣州的最初半年，我們還常常的通信，後來是漸漸的疏淡下來。到了第二年頭上，是一封信也接不着他的了，一連的寫了幾封信去問也沒有消息。我心裏當時是非常的奇怪，直到遇着一位從廣州回來的同學，纔知道他已經脫離了那個大學，投身到軍隊裏，到前方去革命去了。從此就沒有得着他的消息，一直到我漂泊到上海來的去年的某一夜。

那大概是去年夏天的一夜罷，我纔在外灘的“鐵獅子”旁邊遇着了三四年不見的他。

好，讓我先把我們相遇的情形告訴你們吧。

是在夜晚的十點鐘以後了，正是我參加了當

註一：鐵獅子³是外灘某銀行門前的一對裝飾品

日的一個示威運動回來的時間，我怕有“狗子”尾隨着我，不敢立刻的回到家裏去，便跑到外灘去閒逛，想轉幾個灣再回去。當我走到“鐵獅子”的附近，我看見他了。

他很萎靡的走在我的前面，因路燈而投到地上的影子非常的瘦弱，穿着一件舊破的竹布長衫，把頭低着在緩緩的走。

我看到這個背影，我覺得有些熟識。而他行動的姿態也似乎是我常遇見的。我有點奇怪了。我急急的搶前走了一二十步，回過頭來向他注視。當他看到一個不相識者這樣注意他的時候，他也很奇異的把頭抬起了。

他突然的向我叫了起來：

——噢！你不是阿陸麼？

從他的聲音裏我知道他是阿羅了，雖然他的像貌憔悴瘦弱得使我不能肯定是他；我這時快活極了，把他的手一把抓住：

註二：狗子是指的包探與巡捕。

——阿羅，你怎麼來到此地呢？你不是跟軍隊到了北京麼？

他覺得很狼狽：

——唉，話長得很。

他的萎靡的聲音差不多低弱到聽不見了。

我說：

——你現在預備到那兒去呢？

——我麼？我已經是被旅館趕出來了，我不知道到那裏去好，我現在祇有這一件破長衫了；（他望着他的長衫擺了一回頭，歎了一口氣）唉，我真沒有想到從廣州打到北京的結果是如此。

阿羅說時差不多流下淚來。

這是我們那一天夜晚的相遇，我後來就把他引到我的家裏去了。在這一夜的談話中，他知道了我是因為我們的革命失敗了流亡到了此地；同時，我也認識了他所以弄得如此狼狽的原因。

他這一夜和我說的話很多。他說，在廣州的時候，他是十二分相信當時的政府是真革命的。他相

信他們一定是能夠爲民衆造福。所以他投到軍隊裏去。前後經過了大小幾百仗，時間是占了兩三年之久。無數的革命青鋒是在前敵犧牲了。結果怎樣呢？當他們打到北京不久的時候，他們這一部分軍隊是被軍事當局認爲有反動嫌疑繳械了。他的什麼東西都喪失在繳械的時候，全數被劫奪了。他被押上了海船，送到上海來。在上海住了幾天，身邊的錢全用完了，又找不着朋友，心裏真是焦急得要死。萬幸，就在被旅館驅逐出來的一晚，他遇到了我了。

當阿羅把他的經過一氣的告訴了我之後，他頹然的倒到床上去；他露着慘笑的神情，把兩眼望着天花板。

他結束着他的話說：

——阿陸，幾年的戰鬥，使我什麼都覺悟了。想不到出死入生，不顧一切的幾年奮鬥，結果仍然是一無所得。現在想將起來，真是令人寒心！現在我是覺悟了，我覺得我以前真是太傻了。不過總算

萬幸，一同出發的人，大都是先後犧牲掉，我總算還存在人間，來看看他們彼此間的混戰……唉，現在的小民，凡我所走到的地方，真是苦不堪言啊！

以後，他就住在我一起。我看他非常的消極，顯然是一種受了打擊以後的幻滅情緒在支配着他。這是不足奇的，在革命失敗後，一般對於革命的艱苦不能充分了解的小資產階級，是必然的要陷於這樣的地步，失望，消極，徘徊，苦悶，在這一類人是不可避免的。阿羅就是這樣的一個。阿羅本來是一個很好，可以走上真正革命的路的青年，我雖然看他有了這種種的傾向，我確實知道那並不是絕對不可挽回的事。所以，我一連爲他解釋了幾天，分析目前的政治情形究竟若何，革命的前途必然的會走上那一條路，他所以然陷於如此苦悶的原因；我把一切都和他詳詳細細的說明了。可是，我這一次總算沒有完全說服他。他對於政治當局當然是不同意，認定這種所謂革命不會支持若何長久的時間，但對於我們的革命的偉大的意義總

還不能充分的了解，而對於整個的被壓迫階級的前途也似乎有點茫然。他鎮日的祇是思念着他的留在家鄉的幾年不見的老母，阿哥，和阿妹。我看見他的那種情形，真是痛苦萬分；我想他若果真正懂得革命，是不會如此的。他在上海沒有一個朋友，除了跟着我鎖在亭子間裏或出外走動而外，他整天的祇是哼着陶淵明的“田園將蕪胡不歸”，以及什麼洪大全的“一事無成人漸老，壯懷已隨秋風”的詞句，或者讀讀我爲他找來的書。他雖不願向我啓口，我是知道他是思家心切的，我看他一天苦悶一天的時候，便跑到各處爲他張羅了一些旅費，勸他回家去。他很羞澀的收了我的錢。又說了許多無聊的感謝話，他儼然成了一堆鄉愿似的，我看他真是又好氣又好笑。

他就這樣的回嶺南去了。在他走的時候，他對於革命的認識，已不像剛來時那樣的模糊與不正確。祇是他的那種頹廢的情緒支配着他，始終是振作不起來。

這裏。我們就可以轉入我的故事的主要部分了。這以後的事情，我都是從他的信裏知道的。從那時一直到我入獄，我們的通信是沒有間斷的。

那是這樣：他是在一個秋天的下午走到自己的村莊的。他說的真悲慘。他說，在他將要走近村子的時候，心裏非常的難受起來。他覺得弄得這樣的狼狽回去，雖不是他自己的過錯，總算是有負他的家庭的希望，而且也不好意思去會見鄰里。因為如此，快到自己村子的時候，脚步就很自然的遲緩下來。愈走近的時候，心裏是愈紛亂。再看看自己的服裝，連走進村莊的勇氣都沒有了。他傷感萬狀。最後是決定候到夜晚再行回去。他又折到附近的一個山中去藏了幾點鐘。好容易候到太陽落了，夜色幕下來了，然後他纔懶懶的走下山來。他說，他這時候心裏真是說不出的悲慘：在闇黑的山道之中，一個人很孤寂的走着，加以兩旁的樹木蕭蕭作響，淒涼的情緒是很激烈的搖震着他的心旌，他當時忍不住的流下許多眼淚。他說，假使他沒有六十

以上的老母，他是毫無疑意的在這一晚又走回來了。然而，他思念老母，彷彿他老母的心在一步一步的牽拉着他前進。他到底避開了村的正街，從街後走到他的家了。

阿羅這時的心跳得非常厲害，當他從屋後的小窗裏看見堂前的燈光的時候。他幾次的回到後門前，舉起手來敲門，可幾次的又縮了回來。有怪怪的一念襲上他的心頭。他不知道他的老母是不是還在人間了。經過了許多的時間；他到底舉起手來把門敲了幾下。

——那一個？

他聽得裏面的回聲了。但這個聲音對他是很陌生的。他想：家裏為什麼添了這樣的聲音呢，他有點驚異了。轉而一想，這也許是鄰人的聲音，他的心又復平靜下去。輕輕的回答了一聲“是我”，他就在那裏候着開門。他想，開門的若果是他的母親，他一定要就在後門前跪下去求她的饒恕。

——你找誰！

後門開了，裏面走出一位粗魯的大漢，對他上下打量了一番，懷着惡意的問他。阿羅這時差不多呆了，他知道其間一定有什麼問題了。但是，他還是疑心這是在他家閒逛的什麼新近的鄰人。

他說：

——我問，這裏是不是姓羅？

——羅？誰姓羅？這裏沒有姓羅的！

接着門便砰的一聲關起了。你們想，阿羅這些的心境將怎樣的難受呢？至少他是知道這裏並不姓羅了。他心裏非常的躊躇。在門外遲疑了許久，他又想，或許是遷居了，自己離開已經是幾年，家裏的遷居在事實上也是可能的。想到這裏，他又鼓舞起勇氣去敲門了。起先，裏面是不理，打久了，那個大漢脚步很重的來到小窗的前面，說道：

——你這個人究竟是幹什麼的！

緊接着大漢的憤怒的質問的是阿羅的很細弱的詢問。阿羅說：“我請問你，原先這裏住着的一個姓羅的現在搬到那裏去了。”那個大漢捺着氣把阿

羅的話聽完了，又憤怒的說：

——告訴你，不知道，不知道，還要問什麼呢！

——不是的，因為那姓羅的本是住在這裏的，所以我請問你們。他家三個人，一個母親。一個兒子，一個女兒，還有一個兒子在外面當兵。阿羅的話說得真是可憐。

那大漢什麼都不說，對他把眼睛翻了幾翻，又走進去了。阿羅這時真是頹喪極了，在旅程中的回到家後種種的天倫樂趣的幻想，猛然間受了很大的打擊了。他怎樣辦呢？他只有垂頭喪氣的離開那座屋宇，去訪問他原先的一些鄰舍。阿羅當時真傷心，問這一家，出來的是一個陌生的面孔；問那一家，回話的也是一個不識者；一連訪問了鄰近的五六家，誰也不知道他的家庭的下落，誰也不認識他，就是一個認識的小孩子罷，他也是沒有看到的。怕走正街的心為尋找家庭的熱念所克服了，他無可奈何的祇有走到村街上去，他想在那裏纔容易尋到相識的人。村街給他的印象怎樣呢？一切都

變了，什麼都變了，人也變成陌生的了，市屋也變成新建築的了。他也曾看到幾個似曾相識的人，他歡喜不盡的跑上去把他們一個一個的抓住，但他們不是惡狠狠的望他一眼，就是什麼都不知道。他陷於毫無辦法的地位了。看見他的人都耍很奇怪的向他注視一回，或者回過頭去竊竊的私議。他除了尋不着家庭而外，是感到一切對他都是陌生的悲哀。假使不是想找得母親的心不斷的在他心裏燃燒，他真個要想去自殺了。這樣的在街坊上又訪問了一點鐘左右，一點下落都尋不着。他久望悲哀至於無可解釋的地位了。幸而迎面來了一個拄着拐杖的六七十歲的老者。一眼看見他，阿羅真正是喜出望外了。他忙跑去把他攔住。

阿羅問：

——老人家，你不是李家的伯伯麼？

老者認真的對他望了半天，把頭點了一點，他站住了。

——李家伯伯，你還認識我麼？阿羅又說。

李家伯伯說：

——彷彿有點認識，只是記不清了。

於是阿羅告訴他他是誰，並把他尋家不着的話說了，最後當然是問他，他的母親，阿哥，阿妹，現在搬到那裏去了。

李家伯伯先聽到他是阿羅，心裏非常的高興，後來看他問到了他的家庭，臉上却現出愁容了。阿羅站在那裏拚命的追問他，他的話總是不涉及本題。後來阿羅追問得太緊了，他纔這樣的說道：

——阿二，你問你的家麼？這個我是知道的。話說起來長得很。我想你現在還沒有吃飯罷，你先到我家去好了。等一歇我再告訴你他們的下落。話長的很呢！阿二，你長得已經使我認不得了，你怎麼弄得這樣的可憐。唉！現在的世道真是不堪問啊！——現在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阿羅在路上把他幾年的經過告訴了李家伯伯，李家伯伯聽了只是搖頭，落淚；每當阿羅一提到他的母親的時候，他就用別的話來支吾過去。

李家伯伯已經不住在原處了，他遷住在鎮的北頭的一間矮草屋裏。他把阿羅引到他的家裏，很傷心的告訴他他的小兒子已被官軍打死了。他說得簌簌的流下淚來。阿羅自然是安慰他。他叫家裏人弄了許多酒來請阿羅。這個時候，阿羅當然是沒有心思吃酒的，祇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追問他母親的下落。

——孩子，不要問了，還是吃酒吧。

阿羅聽了這句話，覺得非常的希奇，便更進一步的去逼問李家伯伯。

李家伯伯還是不涉及本題：

——孩子，你路上吃苦了，休息一下吧。

阿羅當然是不放鬆的追問。

於是李家伯伯又說：

——孩子，你性子怎麼這樣急呢？我自然會告訴的。我沒有想到我會再看到你。孩子，休息一下罷，吃酒罷……

過了一點鐘，阿羅已經陷於半醉的狀態之中，

李家伯伯也有些醉意了；阿羅這纔見一個轟天的響雷向他襲擊下來；這便是李家伯伯的話了。

李家伯伯把阿羅一家的事情告訴他說：

——說起來真是傷心。孩子，我年紀這麼大了，你應該相信我。我的話總不會錯的。天命是注定的；什麼辦法都沒有。我就是把你一家的事告訴你，你也應該把心思放開些。唉！孩子，人生就是這麼一回事，幾十年的光陰，轉眼就過去了。什麼傷心的事我都見到過，經歷過了。一切的事情過了就完了，不必掛在心頭……

——這件事說起來長得很，還是縮短來說罷。那是去年的秋天，去現在也不過一年的光景。我們全村的人因為收成太壞，實在納不起租，所以地主來收租的時候，我們是什麼都沒有給他們。這並不是我們有意抗租，實在是因為毫無辦法可想。收成又不好，洋貨賣的非常公道，絲布都賣不出錢來，時時又要分攤軍餉，你叫我們農民怎樣來得及呢？却想不到禍事就因此而來了。

——我們總以為現在的官家是和當先不同的，他們是不像以前的官家專門欺負農民，幫助地主的。他們自己也是明明白白的寫在告示上，說他們是反對地主，幫助農民的。我們那裏曉得告示總是告示，官家還是官家呢？

——唉！事情就這樣的鬧起來了，第二次地主們合在一起又派了許多人來要租，並且口出惡言，說什麼再不繳租，官家就要把我們捉去當反革命辦，並且到處欺負我們。你想，這個地方的農民怎麼能夠忍受呢？這時便一齊出來反抗，把來的人捆起打了一頓。

——他們逃了回去，我們是以為再不會來了。殊不知這完全是一個夢，大惡的消息就在這事發生的第五天頭上傳來了。

——在這一天，我們得到一個消息，說城裏的官兵已經在準備出發，目的地是我們這裏，理由是“清鄉”。據他們說，地主們和官家是通氣的，因為我們打了他們的收租人，所以他們和官家密議好

了，說我們都是反革命，派大兵來剿滅我們。

——唉！阿二，你想這不夠冤枉麼？當時我們全村的人就集議了。我們商議的結果是，現在的官家是革命的，決不會幫助地主，這一定是地主的謠言，有意來恐嚇我們的。我們決定置之不理；如果再來的時候，我們就再把他們捆起送給官家去。

——事情到底證實了。就在第二天午飯剛吃過的時候，我們就看見在遙遠的地方有很重的灰塵飛起了。不到半點鐘，我們就看見有不少的官兵走向我們的村子了。那個時候，自然有不少的人是恐慌的，可也有一些人並不相信這軍隊會來剿滅我們。我們犯了什麼罪，夠得上剿滅的資格呢！有不少的農民還是很閒適的在那村口候着看。

——唉，阿二，我現在講起來，還覺得身上發抖；我活到快七十歲了，我沒有看見這樣的慘劫啊！唉，阿二，你知道他們來了以後怎樣呢？我們一當官兵臨近的時候，就知道事情不好了。原來伴着來的就是那些地主的收租人。

——天哪！那是多麼悽慘啊！在軍隊到了村口的時候，他們就先放了一排空槍。這一排槍聲傳出來以後，便有了一陣騷擾，那些在候着看的人自然是要飛也似的向村裏跑，就是那些在外面做工的也嚇得向家裏跑了。

——在排槍之後，接着就是機關槍的響聲，這不是空槍，是在向我們村裏掃射了。唉！阿二，你知道，我們村裏雖然有一些自衛的槍，那是沒有用的，何況我們自己毫無準備呢？這時候村裏除槍聲之外，祇有嘈雜的人聲，悲慘的喊叫聲，痛哭聲鬧成一片了。我們當然是不會等死的，我們祇有逃了。我們拚命的向村頭的山上逃去。說起來真是令人落淚！他們看見我們上山，便拚命的追趕了來，用機關槍掃射已經走到山半的人。

——唉，阿二，阿二，你千萬的不要傷心，這是天意，無可挽回的劫數啊！唉，阿二，阿二，你的哥哥，是的，阿大就在這時候被他們射擊——唉！阿二，你的哥哥就在這個時候不在了……

——唉！阿二！我親耳聽見他大叫一聲，便看見他眼淚包包的倒到地下去了，他就這樣的完了！他臨死的時候還對着你的母親和妹妹看着。

——這時，你的母親也就躺下去了，你的妹妹哭得更加厲害了。我們怎麼能讓她們停在屍邊呢？那些壯健的便拖着她們向山上走。

——這一次不知被他們掃射死我們多少人，可是，還有更厲害，更可怕的事件在後面呢，唉，阿二，我想你是不會想到的吧，當我們逃到山峯的時候，我們回看村裏，那兒已是火光一遍了。天哪！他們是又在那裏燒我們的村子了。

——唉，這一次的殺戮，阿二，真是什麼都完了。人被他們殺死了不知道多少，村子也差不多被他們燒成一片焦土！可憐我家的孩子，就在將達到山頂的時候被他們射死了。

——那時候我該多麼傷心呢？我弄得糊裏糊塗，我弄得麻木了。我什麼都不能說，我的眼淚也沒有得落了。我祇是把他的屍體拖着跑，一直到他

身上的血流滿了我的身上的時候。……唉！阿二！一切那時的現象真是傷心慘目啊！

——我那時候不但有些傷心，而且也是非常
的憤激了。但是，手無寸鐵的我們，又有什麼辦法
呢？我們那時是只有逃避啊！

——逃避，這究竟有什麼好處呢？現在想起來
是什麼好處也沒有。現在我們是明白了逃避的法
子是錯誤的了。……阿二，你能想得到麼？你知道
我們沒有死的人翻過山去所遇到的事是怎樣呢？
我們是又遭了一次的慘殺。我們那時真是走頭無
路喲！你知道，我們翻過山頭遇到了什麼呢？最初
是山脚下的一排空鎗。到最後是在山腰上完全被
官兵圍住了，包圍住了，一直包圍着走向山脚下。

——他們把我們一一的綁縛起來，可怕的悲
慘的事便接着來了。他們先是向我們共同問話，問
我們中的那些人是反革命的黨人，要我們交將出
來。天哪！我們那一個是反革命呢？在保護農民的
官家之下反抗地主的農民能算是反革命麼？我們

自然沒有什麼可說的。接着，他們就用皮鞭開始亂鞭了。鞭過了又要我們說，我們當然沒有什麼話可說。阿二，你想他們這個時候用什麼方法對付我們呢？他們把我們中的健壯的人，我的外甥子也在內啊，他們把他們成排的押跪在我們的對面，對他們下出最後的警告了。他們發出命令，說在五分鐘之內若果不招將出來，他們就要把他們全體鎗決。

——但是，仍然是沒有答覆。在場所有的人都流着淚，都憤激着，大家這時候似乎都明白了。可是，遲了啊！遲了啊！……這些殺人的狗黨，在五分鐘到了的時候，他們真的開了機關鎗，把他們全體射殺了。他們是全體的在他們的憤怒中犧牲了性命。我敢相信，他們若果是死而有知，一定是會懊悔以前太相信官家騙人的話了。

——我們全村的精銳是被他們殺盡了。

——天哪，阿二，你以為他們就這樣滿足麼？他們還是沒有。他們殺了這麼多的人還是若無其事的在嬉笑着。他們有的用腳跌跌屍首，有的惡

罵着，他們那裏是人，他們簡直是畜生！他們接着是全隊，山的兩面的全隊會合了。他們竟敢再對我們實行野獸的行爲，來作最後的蹂躪了。

——阿二，你想想罷，你想這樣的行爲是多麼的慘無人道啊。他們把我們活的人掌中的老年的男女和那些幼小的孩子們，又驅逐到另一面了。他們把全村的年輕的婦女們全放在一起了。他們仍然是先用槍決的話威嚇她們，要她們報告這一回村中抗租的指揮者是誰個，是那一些人們。你想，她們有什麼話可說呢？她們是祇有痛哭流淚啊！這些惡狼們看她們無話可說，便拿出最後的手段來了。他們極端的爆發他們的獸性了。他們先是在口頭侮辱她們，後來且進而動手了。我們當然不是些毫無心肝的人，我們當然想反抗，我們這邊便拚命的叫罵起來。除了叫罵而外，這個時候，我們是什麼方法都有的。那裏知道這一班畜生的心竟不堪問呢？我們痛罵他們，他們並不來責罰我們，我們罵的愈兇，他們對這一班婦女們是侮辱的愈甚。

我的天哪！就是把他們千刀萬剮，也不是洩我心頭之恨啊！……

——阿二！在最後的時候，他們是竟然的當着我們面前，把她們按在地下，拉下她們的下衣了。那是如何的令我們悲憤啊！我們這時祇有苦罵，痛哭，祈求着死啊！我們能忍心看着我們的子女受他們這樣的侮辱麼？我們只有把眼睛閉將起來了。然而我們還有耳朵啊，那一陣陣的痛苦的被蹂躪的喊叫之聲，使我們在心靈裏受的刑罰比死刑還要痛苦啊！

——阿二，你大約可以想得到吧。我還要說他作甚麼？你的妹妹當然是被蹂躪的一個了。她和她的婦女們一樣，嚇得面無人色的承受着他們的侮辱。自然她們當中也有不少想反抗而且實行抗拒的。對於他們殘暴的進行是些微的阻力都沒有啊！你的妹妹是被蹂躪了，你的母親也是嚇得面無人色，她這時候想到你了，她對我放聲痛哭起來……

——這一次官兵“清鄉”的成績便是如此了。我們又遭了一次毒打，纔被釋放回來。我們到了村中，是什麼都沒有了，除去在村後一排房屋而外，這就是你家的那一排，什麼地方都變成一片焦土了。是的，都變成一片焦土了。

——就在這事發生的第二天，你的妹妹就投到村前的塘裏溺死了！

——阿二噯！一切都讓它過去吧。要不是今天遇到你，我是什麼都不說的，我不願想起這些人間最傷心的事啊！我從那時以後，總是拚命的喝酒，酒是可以使這些事被忘記的。阿二，假使不是我告訴你，我想或許你是不相信吧。誰想到人間還有這種超乎畜生以外的殘忍行動呢？

——現在我要告訴你關於你母親的事了。你的母親經過了這次的慘變，心裏已經難過到萬分了。再加又得不着你的生死消息，心裏更是抑鬱，在不久的時候她便瘋狂了。再不久就得着一場大病了。唉，阿二，提起你母親來，我真是傷心啊，她

在臨死的時候，還不斷的連喊了幾聲你的名字呢？

……

——阿二！現在我很高興，高興你是回來了。你母親臨死時囑托我告訴你的遺言，我現在可以告訴你了。我的年紀是不小了，也許兩天三天就要“走路”的，我告訴你吧，阿二！你母親在臨死的時候，他是這樣說，那是在她將斷氣的時候。

——她流着眼淚向我說道：“天哪！誰想到自己的兒子在前敵替國家打仗，而自己家裏還要遭受這樣的慘劇呢？唉！我的大兒子是被官兵打死了，我的女兒是被官兵強姦死了，自己是被官兵嚇成瘋子了，而自己在前敵的兒子還不知道死活。”

——在最後，她又斷續的說道：“唉，我的兒子在前方爲國家打仗，我一家却在後方被殺害了。若果我家阿二不死的話，他……他……他一定……是會替我們……報仇……的……”

李家伯伯在這晚告訴阿羅的話，主要的大概祇有這些了。在他們說話的當中，自然還有許多不

關重要的話，以及因阿羅的傷感情形而加以慰安的話，而且話也不會像我說的這樣斯文，這些我是不想細說，或者去一一的模擬了；我想，就是不說你們纔也會推測得到吧。我既不是做小說，也不需要細彫細琢的描寫了。……阿羅聽得了李家伯伯的話，先是傷感，後是痛哭，至最終，他是什麼都不說，祇是憤激的把兩眼睜得如牛那一般大。

復仇的心這時是在他的心裏燃燒了。

這一晚他當然沒有什麼去處，他是變成一個畸零人了。他自己是傷心到無淚可落的地步。他既已知道了他一家的消息，又回想到他自己的幾年奮鬥的教訓，再印證在上海時我們的談話，以及在我這裏所讀的書的理論，經過了一夜的考慮之後，他翻然的有了澈底的覺悟了。他自己是不復像在上海時那樣的消沉，他發現了自己應該走的道路了。

就在第二天的早上，他就辭別了李家伯伯，投身到我們的軍隊裏，許身於真正的革命的事業

了。

在我入獄之前，他還有一封信給我，說他現在精神上非常愉快，他已經找到了很正確的路線給自己走。他又說，他們現在進行的很順利，不久是會有大的發展的。他又說，他這一次的參加革命，決不是爲着他個人的仇恨，以及他家庭的事件，他說是爲的整個的被壓迫階級謀幸福，盡自己的責任。他說，他現在是堅決的相信階級不消滅，人類的前途是沒有希望的了……

我的故事完了。

你們兩個人（他指着 No. 4348 和 No. 554）對於這個故事有什麼感想呢？……今天的故事裏有幾個名詞不懂得呢？……我的話還不能使你們完全聽懂吧……唉，朋友，你們看，月亮已經出來了，今天的黃昏總算又挨過了……啊，說起這個故事，使我想起阿羅來了。……

十一月十八日

劉德詩人,
China University,
Peiping, China,
5-7-1930,
H. 著尾.

1930 2 20 出版

1—2000册

不准翻印

實價每册大洋三角五分

上海現代書局發行

